

水·无·涯·情·无·涯·

鹿子



水无涯情无涯

鹿子

44.85
69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水无涯情无涯

鹿子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陈 伟
周林一

水无涯 情无涯

鹿 子 著

*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咸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2插页 130 000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 7—5353—0961—5

I·137 定价：2.6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编者的话

下了很大的决心，鼓了很大的劲，我们终于推出了这套儿童小说百家丛书。

之所以叫“百家”，取义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希望，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儿童小说创作园地出现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套丛书收集了全国各地有影响的儿童小说作家的部分长篇、中篇新作，还特别注重采用那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者的优秀处女作。

儿童小说的作家们，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后代的无限深情，笔耕在儿童文学这一块寂寞的土地，为孩子们提供精美的精神产品，他们的功绩将载入儿童文学的史册。

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既然已经有了艰难的开端，我们将不遗余力地继续下去。

一如既往，我们欢迎反映现实生活的儿童

小说题材，表现在改革开放的潮流的激荡下，少年儿童的憧憬与追求，他们的欣喜与哀愁，他们的奋斗与呼声。我们欢迎作家们向孩子们讲述过去的故事，祖辈、父辈经受的磨难，告诉孩子们创业的艰辛。我们还非常欢迎把孩子们引进神秘的未来世界和奇异的科学殿堂的科幻小说。只要是对孩子们有益的，而又是小读者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我们都十分乐意接纳。我们重视老作家的创作成就，也支持文学新人的探索。我们希望，在创作上出现不同手法、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百花齐放的局面。

谨向热心于这套丛书的作者和读者致敬！
致谢！



金光，从幽蓝的山口迸射出来，纱帘似的晨雾拉开了。

——亮了，河湾、沙滩、红砂山、黄土坡……

水鸟，醒了，在金光里穿梭，嬉戏。

少女，掠过沙滩，乌黑的长裙鸟翼似地展开。鲜红的腰带，鲜红的皮鞋，火光一样，跳荡、闪动……

一溜浅浅的脚印，留在水边。

河水吻了你多少万年？山风抚摩了你多少万年？

流沙，流沙，你才变成现在的你！

多少脚印，留在你身上？多少脚印，会沉到你心

底变成化石？

流沙，流沙，你能告诉我么？

让我在你身旁停一停，歇一歇。

我在等一个人。流沙，你认得他，熟悉他的脚印，就像我……可，你要沉默，永远沉默；河水吻你，山风抚摩你，你都不要说。

对啦，这才是我的密友。我把什么都告诉你。

这条红皮带，是我妈妈年轻的时候，也许就像我这么大的时候束过的吧！干了，裂了，没有光泽，扔在旧衣服烂套子堆里。我拣了来，擦了上光蜡。瞧，鲜红发亮，如血，似火，像从搏搏跳动的心口喷出来的。这是第一次，束上这么惹眼的皮带，紧得我都透不过气儿来啦！不过，谁也没瞅见。我从街上跑过的时候，启明星还亮着呢。

黑长裙红腰带，很美，是吧？只给一个人看，一个人。当然，除了你，我的密友，我的沉默的流沙。

他要走了，今天，就在今天。背上帆布包，拿着地质锤，穿着带波浪花纹的牛筋底鞋，沿着黄河走很远很远。不管是住在窑洞里还是露宿在山上，他总会时时到你身旁，去河边洗脸、舀水，因为他去的地方，除了黄土就是石山，没有一条小溪一个泉眼。我妒忌你——流沙，羡慕你——流沙，他鞋底上那波浪花纹会亲吻你，印在你身上。无论他走多远，你的朋

友——浩浩荡荡、永无尽头的河水总会把他的消息传递到这里。

他，怎么还没来？莫非不走了？

这，是什么？脚印！又长又宽，带波浪花纹。新的，刚踩上的，一直通向渡口。呵，木船，扣在那儿的木船，不见了。脚印，是他的。

他走了！他走了！他走了！

晚了。晚了。没赶上。我好悔。

脚印，陷进沙里，很深，显示出主人的份量和力度。

花纹，像云，像水波，漾在霞光里。

昨日里，挑担的，跑生意的，上工地的，各式各样的脚印，早已为风为浪花抚平了。

这一溜新脚印，从雄视黄河的红砂山那儿下来，雁字似地成两行飞向渡口。

山上那一排新圈的窑洞，从左数过去第四扇窗第四个门紧闭着，那是属于他的。

少女遥望着那扇望过多少次的门窗，眼光柔柔地掠过窑洞下赭红色犬牙交错的红砂岩，掠过山石缝里钻出来的野山楂、酸枣枝。山楂红了，酸枣黄了，人却不见踪影。红果树下，那块波痕化石还在么？那块传说中留下大禹马蹄印的化石还在么？一切好像就发

生在昨日，又好像在梦里。

少女顺着脚印奔到红砂岩旁。一片松散、干燥、为风抚平的黄沙上印着更深更清晰的一溜脚印。就在马蹄印旁边，离波痕化石不远。

少女弯腰凝视着那熟悉的脚印，两滴泪珠落下来，渗进如水波荡漾的花纹里。

大雨来了，怎么办？河水涨了，怎么办？化石被淹没了还会露出水面，可他留下的，将不复存在。

没有来得及对他说一声再见，就这样分别了。他可知道，对于自己，这一别意味着什么？也许自己将随父母离开这个小镇，也许会考取外地的大学。一别几年，就是相见，怕也难相认了。

留下来，让他的脚印留下来，留下一段美丽的回忆，留下一片美丽的情愫。

她搬来几块红砂石，轻轻地压在滴进泪珠的脚印上，幻想着那清晰的花纹，经过千万年的沉积、挤压，会变成一块美丽的脚印化石，会记录下一个年轻人的踪影和一个痴情少女为他滴下的泪珠。

她的黑发散乱了，复到额前；白皙的脸因为奔跑搬运而泛红了；泪水洗过的眼睛为一股激情映亮了。

心里只有他，只有他，天地之间，什么也不存在了。

沁凉的河风中，他，蓝斜纹牛仔裤，黑红格衬

衫，仿佛正向自己走来，一双有力的大手一把抓住自己细长的胳膊。

难忘的第一次相逢……

“妈妈，什么在吼？”一天，云梦问。

“一条孽龙。”

“在哪儿？”

“城门外。千万别靠近，它会把人卷走。”

“哎——”

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全长5464公里，注入渤海，为我国第二大河。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奔腾吧，黄河！怒吼吧，黄河！

从小学升到初中，从地理书上，从诗歌里，云梦第一次读到黄河，第一次知道城门外那条长吼的孽龙就是闻名于世的黄河。

多少次，她攀上校园里一棵主干暴裂的老柳树，蹬着树杈，爬上院墙，朝悬崖下的黄河俯视，心里直纳闷：黄河，你看上去这样细这样瘦，夹在两山之间，好像喘不过气儿来。可为什么有时候吼叫得那么响？像打雷一样轰鸣？你真的很凶，会把人卷走？

当她第三次从树干上滑下来，在大门口教导处的通告板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是用红粉笔写的，那是一个守规矩的中学生，特别是女生，难以享受到的荣幸。

于是，她只有透过濛濛的晨雾看一眼黄河，透过漫天的黄沙瞥一眼黄河。

愈是朦胧愈是神秘。那近在咫尺的黄河，竟成了她魂梦萦绕的情人。

一天，她溜出校园，沿着小镇唯一的一条石板路走到城门口。那儿有全城唯一的一棵巨树——银杏，正是绿扇子似的叶片沙沙作响的时候。

一个束发如冠的老道端坐在树下，在沙地画着一方棋盘，他慢腾腾地挪动一个棋子，再慢腾腾地举起一把紫砂壶，对着壶嘴吱溜吸一口清茶。

“老爷爷，下河滩咋走？”云梦问。

“不可去。”

“为啥？”

“水火无情。正是伏秋大汛。”

“怕啥？”

“道光二十三，河水涨上天，淹没太阳渡，捎带万锦滩。说的事，离这儿不远。那年，两天两夜河水就涨了两丈零八寸，全城都淹了。”

“这城不是好好儿的。”

“这是新城。老城，早埋到沙底下了。只有这棵千年古树，占的地势高，没遭难，可那一棵公树叫水冲走了。留下这棵孤树，一棵果子也不挂。”

“我想去看看。”

“不能去！”

站在城门口，朝山下一望，河水果真涨到了山根。河滩里的枣林全淹了，只露出几根枝杈，像溺水的人伸着手臂在向苍天呼救。

“姑娘，渡船都扣水里了，连尸首都打捞不起来。”

老道额上每一条细纹，仿佛都透着智慧，而那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丰富的文史知识，又透出了他的不凡的经历和身世。难怪有人说，他根本就不是老道，只是藉此隐姓埋名了此一生罢了。

他的一片善心，感动了云梦，不再执拗地要出城了。

当她回到学校，又一次在通告板上看到了比上次放大一倍的自己的大名。这一次，她不再脸红，反而觉得有点好笑。

第二天，黑板上郑重地发布了一则通告：

全体同学们：

擅自随意出城者，记小过一次。

《摇水》下河者，记大过一次。

特此通告。

教导处

×年×月×日

“云梦——”乔玲春燕展翅似地飞过来，眼光一触到那红粉笔写的名字，就把脚一跺，来了一句流行歌曲的词儿，“你不必太在乎——”

“我是替他们难受。”

“唔？”

“瞅，全体同学们，既是‘全体’，就不用‘们’；既是‘们’，又何必‘全体’。还有，擅自，自作主张也，随意，任自己的意愿也；既写了擅自二字，再加上随意，不是画蛇添足么？”

“瞎——”

“还不如人家老道，知道黄河水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落，知道黄河滩下还埋着一座古城，知道道光二十三年……”

云梦嘴角掠过一丝和年龄极不相称的苦笑，望着比自己矮半头的同龄人，粉红的圆脸，一团稚气，对什么都充满信任，永远不知什么是苦恼。

带着童年的梦，云梦读完初中，升到高中。暑假里，她趁爸爸不注意，打开了他的书箱，一本接一本地偷看了古今中外的小说：《红楼梦》、《水浒》、

《飘》、《罗亭》、《初恋》……如饥似渴地把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都囫囵吞下去。

整个夏天，她都沉浸在一种炽热的梦幻里。就像那个荷兰画家梵高初次去到阳光灿烂的法国南部阿尔，突然患了热带妄想症。她忽儿和书里的主人公交谈，忽儿为他们的不幸命运落泪。她终于明白了，爸爸为什么把这些书锁在箱子里，为什么不许自己对文学发生兴趣，原来生而俱有的那份多愁善感那份痴情梦想，在这些书里都找到了共鸣。

一个干热风，没完没了地刮。窗外，扬场箩面似地飘落着黄沙土，太阳白瓷盘儿似地嵌在一片昏黄之中。黄土岭，黄沙地，昏黄天，咆哮的黄龙，整个儿把这座孤城包围了，吞没了。

云梦，十五岁豆蔻年华，却在爸爸的书堆里度过。纤细，苍白，肤色透明，蓬松的乌发下一双幽深的黑眼睛半阖半张，闪着迷雾闪着梦幻，眉梢时时敏感地跳动。纤纤一把细腰，不胜一束。

“哦，云梦，才几天不见，你怎么变成细柳条了。”乔玲闯进了小屋，上身穿一件松花绿泡袖衬衣，下身系一条米黄色短裙，在她面前旋了一个圈儿。

“唔？”

云梦放下书，怔怔地望着面前一团流动的色彩，

缓缓地

从梦幻里回到现实中来》。《亭》,《》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自裁自做,漂亮吗?”

“绿配白才好,要不,配黑裙子。”

“为什么?”

“凭直觉。”

“可我觉得好看。”

“那就别管别人怎么想。”

“你可不是别人。我要当了服装设计师,第一个

就得请你当我的模特儿。”

“可惜太瘦。”

“戴上一副纹胸,不就鼓起来了。”

“不害臊!”云梦把头埋到平坦的胸前,脸早臊

红了。

“我说哇,你就是不开化,整天做梦。看你的头

发又密又快长得快,听说,头发又粗又多的人……”

“怎么样?”

“感情丰富。”

“哪儿贩来的邪说?”

“好了,说正经的,你报文科班还是理科班?”

“你说呢?”

“当然是文科,你天生就是做梦写梦的。”

“可他们不同意。”

“他们？”

“爸妈呗！他们搞了一辈子文，最后落到这个小镇……”

在人生的第一次抉择面前，云梦违背了心愿，上了理科班。

面对着数不清的公式、定律，她好像进了迷宫，怎么也找不到出口。

为什么一个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能按自己的爱好去生活？她困惑，愁闷，下巴颏愈来愈尖，身子愈来愈细瘦。

山谷里那沉闷的有节奏的澎湃声，神秘而富有吸引力，又一次地呼唤着这颗孤寂而敏感的心。

一个黄昏，她终于摆脱了童年对孽龙的莫名的恐惧，沿着一条布满砂礞石的土路来到黄沙滩上。

干如粉末的细沙不时灌进鞋里，她索性把鞋袜一甩，光着脚巴丫飞跑起来。愈近河边沙子愈湿，痒痒地搔着脚心，一股凉意传遍全身。瘦长的、弓形的、脚趾并拢的脚印，一个个清晰地印在沙滩上。波浪涌上来，退下去，轻柔地抚弄着脚印，把泥沙留在脚窝里，在她孤独的心里激荡起莫名其妙的骚动和醉意。

浑黄的河水从幽暗的峡谷里冲出来，猛地拐了个弯，撞到对面山崖上，轰然作响，又弹回来，越过岩